金華黃先生文集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表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　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爲立傳書已上而溍與公曾孫道叡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叡俾刻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

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歎陳鯁
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逵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
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
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
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前
及春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
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
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
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
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撰
公之職也承事郎若干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減
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謗之術及
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閤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太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
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
聞其屢疏丐閒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
猶在期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
閫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奬諭之
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撙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

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譏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譏未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群儉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訞訞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宸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舉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本根愛養命脈邇年居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規佽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皇皇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少輟也公復因論邊事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若於淮淝而談笑弈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其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於人又曰吾其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

道勝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不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西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線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荊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

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眞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故重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爲諭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

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引汲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為之斂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為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

前款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以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
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
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
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
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
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
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
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蓋
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
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
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飢乞蠲和糴以甦民病有女
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群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

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以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絶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事者剏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宦竪而賜出身素不滿於科名之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剙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舊院巋然劫火之餘

葺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悦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畚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畚長洲縣儒學教諭然皆淡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為軍無

為縣主簿徐敬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堅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堅病其庳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昔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溍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溍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格菴先生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淋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

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奧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録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逈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祿鄉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曽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

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
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内憂去咸淳改元入為秘書郎兼崇政
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
聽諭公曰鄉老儒議論似當獨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
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
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為災必援據經傳及
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
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
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
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
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

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

公又言內廷之怒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庚條上殿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儆之以格習諛蹱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劾龔日新曾鄗不宜為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折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義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朞年為期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乃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

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
卒免堂官堂帑屋以鄭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闤闠
間細民以物求售輒攫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而不
報公抗疏不已亟罷屋朝請仍徙其居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
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
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
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
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
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隳消潛格於人不
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王清昭應如
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

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庚亦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錢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熈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

所有臣甚爲國家慮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嘆曰此書生腐語爾襄樊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焉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歎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柬之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

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
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
既歸知旹事不可爲憂憤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
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
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慈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
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
魏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曰肇次曰瑾次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
祕閣終肇仕 皇朝歷南劒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
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
懋康瑾承事郎南劒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
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權
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芍陂屯田萬戶陳奕

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敭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遡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簀乃已公歷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奏草存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録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録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仕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殁也兩宮壯上九浹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溍俾譔次以備闕軼溍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又

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脩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則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潰則不告斂藏著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閫闈外内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爲攻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瞻彼四方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孰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爲樂大厦之騫孰持孰扶當亡曰嘻其遂相予

天胡奮之弗俾卒祖了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絜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溍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任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溍爲大父行溍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

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疊疊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滑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與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滑亦老矣甥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輙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犬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鬬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劒爲良民蜀名鄉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輙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

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陽亾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為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為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峰指桐為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為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子立如鼎折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以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

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輙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
田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
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
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
精神無少憒眊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
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
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
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
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
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兹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
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

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又未克裒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亭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晋卿世為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貫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為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榷貨務都茶場王

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鑽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擢乙科最後權貨君之孫龍澤遂為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 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几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為其盛邪吾見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群游並進於

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擠遏而弗揚者誰歟溍實懼焉誼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俾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寢廢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欒城徙行唐又徙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汴年十有二 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蹙乃侍親北還道路梗澀數瀕於死朔月始達年寖長事親盡孝世故一

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或乘勢肆爲暴横民皆逃匿公奮不顧身禦之諸豪亦斂避不敢犯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眞定縣新市鄉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眞定郡侯次曰玄曰寶曰信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眞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

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真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天覺天彝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使餘尚幼公殁已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民之狀以授溍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 詔撰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為表幸為我書而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家而居易以俟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時名卿行且推

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爲孰多乎溍曩嘗忝載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敘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旣若亦庶得而詳焉

翰林待制栁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栁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栁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觧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緼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廸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葵暨泗州府

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丙文易丙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异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卅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吴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翶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来咨叩無虚

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俣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

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事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遷丏外以文林郎

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券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倘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倉吏坐榪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

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　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
以公名聞于　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
起公於家公惝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
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
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
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
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
涖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
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
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
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秬穎稷秬早夭穎

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跋𨁝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第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强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晩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録屠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藳二十卷葢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冑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諸壙中𤨏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爲之表揭于冢上溍與公居同郡學同志冔游於公爲最久知公爲最

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潛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粤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丈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　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乎何憾士林盡傷矣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　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令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以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

之職俾叅筆削仍　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劵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　申命史臣纂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大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絶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箴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

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僂數暇日寓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者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

子長益欽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曰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
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琱琢
修靡諂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
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
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
當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眞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
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
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
國朝先生之諸孫
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橐其稾請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
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
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

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没而不及内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别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于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　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宣之閣職焉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

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録乃詢諸故老旁求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奥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閭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逐其幣而却其請蓋場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是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曰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士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

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終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殁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求溍據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下溍適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　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

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栢九九清風凛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邊氏崇孝阡表

崇孝阡者吏部尚書邊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墓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爲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子邊御戎之孫卬為司徒以王父字爲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惟韶以儒巔門名尤著五代時鎬爲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

居楚丘或居陳留汴故為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汴由尚書五世以上軼其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尚書之高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人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曰琥次去家為浮屠亡其名次諱琰字君玩尚書之曾祖考也幼失怙恃屬
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為受兵之地遂遷避於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適大侵乃南徙汴之杞縣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丑乃卜今地率子姪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為左右而正其

位祈謁崇孝行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賢次曰贊次曰質女一人適西河耿氏賢字攻卿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行成其習業而致顯融若平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尚義於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逋負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搭恭所事者即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知其為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至元戊寅十月卒傾邑里之人來吊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贅婿孫其承其家諱贊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尚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竝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為家法世如一集賢兄及嫂

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念其確持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招致而養贍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臣即尚書也女一人適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儀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察院書吏爲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授工部司程歷戶部主事徽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尚書積官太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廣塋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上賜而

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渭為之銘渭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興運者固已策勳功而建榮名其懷材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聰目明康强無恙及見其子孫子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渭雖衰朽無能贊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題詩之以為崇孝阡表曰

邉氏之先出宋司徒韶以五經為漢鉅儒南唐將鎬子孫居汴友于尉氏統分派衍尚書之貴自其高曾隱居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家章貴于身後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亢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

蒼顔白髮金紫交輝旣壽而康實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鬱鬱
寵靈所加罔間存殁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濬之在爾後昆
推述世序表以樂石念玆厥初永永無斁

費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
于荆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裕妣
沈氏墓咸在焉祖諱寀出贅嘉興劉氏宋季以策干兩淮制閫
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
僑居其地上海後爲縣故今以占籍爲松江之上海人仕
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贈鎭國上將軍福建道
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榮敏夫人卽劉氏次姜
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

司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阯有功佩金虎符爲武德將軍平江等處運粮萬户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攜曰傑曰信曰俍雄即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廕授昭信校尉海鹽等處海運千户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户涉鉅海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禄遂以今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三世荷　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祉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爰伐石爲表屬溍書之而揭于墓之原溍聞之韓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溍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其文不敢

以浮辭亂其實也榮祿公之歷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之狀暨前大理少卿年公所爲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夷趙氏墓表

溍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善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溍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掇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彰君之名君實其字群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丹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冑出燕邸五世祖諷疏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丞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入座累膺異數

父曰希堅進食京族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𡊮圭亦外藏

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覆守節自誓髮居四紀

至治初年罷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

男復暨順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既除祥琴弗御

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曷表父母緊長民者宜存風厲

碩慙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尣尣松柏勤辭相哀用勸凡百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續藁二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静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閣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爲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所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貲自鬻爲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傅致成獄君直其寃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株連若鍜鍊無得而久繫者君悉

為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遣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及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從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

天子方用言者恐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超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溍子辱游於先人最久宜知先人盍有述溍婺人也幸能道君為獄官時事他宜傳者詎止是耶史稱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具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為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珪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之材而奪其施孰授之器而易其宜百畮一逢孰終厄之維善無小維官無畀考事列辭式昭厥繇

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謙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為汴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為冀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為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為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砥厲以求報稱聞有憲囚攝使事

行郡邑懲姦貪省冤滯接引善類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發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下内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鄭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文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吏部銓俛首常調殊無難色其任筦庫也分郎閫乘廉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仕既久而家愈落殁之日賴故舊致賻遂乃克以斂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爲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

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毅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溍為之銘始公佐憲府溍因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溍其誰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早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素乎其位無喜無慍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厲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寧縣人祖諱趙州都目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

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隷
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
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鈎摭趣辦為務日與士卒同冒矢
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久次陞提控案
牘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
省事復署公為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
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
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
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
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
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
且嘗蒙　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於是得

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爲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爲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爲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爲良民蓋公以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讋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爲轉運也患富商交場吏受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徵福之南臺列倉于漳泉興化以貯之持引就受鹽者無容其姦一歲得羨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廕入仕今爲

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旣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晋寧孫材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滔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巳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斂藏不耀出其豪芒貔貅百萬長鎩鉤戟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捍強畏此簡書飈騰電擊靡亟靡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罔敢知　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汝遺胤汝初命公 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
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詔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曾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厥明年
國家底定之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匈匈 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

奏京師還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
節涖浙右亟剡上乞留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為兩浙都轉運鹽
副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
有法自當筭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
下車牒訴叢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
採其獄以為此愚民無知曰客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鼓粟耳
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
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
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水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
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
為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
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

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
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
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
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
中宮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溥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
聞其事乃命公綰銀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焉常熟
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聊城周君作文
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
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
中一室脩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
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弒原子男四人

長曰指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
事次忱蚤卒次惺次悦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
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閭僧女二人俱幼公所為詩曰琴
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系范陽
號稱官族其別於閑有任叅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
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亘以文章家知
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為之子方興而未艾一也
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求徵銘謹序而
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
載而四馳以徃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曰予其休退也委蛇
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迩人孰不仕孰完於公

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楊詩墓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　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某日襄大事於吳縣長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　大中之狀以授溍曰墓宜有銘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　字元俞姓王氏其先河東人始居江左者曰騏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令懷鐸唐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琨襲職長溪令因家焉遂爲其縣人長溪今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　贈太子太保諱戩太保生贈太子太傅椿於公爲高祖曾祖諱　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　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保今以公貴贈　大夫　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

侯祖妣潁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　郡夫人　府君魏公
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弟子以直道事
宋理宗至叅知政事為時名臣考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
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
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
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
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
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兵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叅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　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
境郊迎甚設請遂以　詔書　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
謚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
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殁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
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
從秉大夫跣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勑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
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曰定居于平江而著籍焉 上念忠
愍不置有 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
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
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
愕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事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牘
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遙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

歸過於衆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
官酒鋪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
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
共由何獨守得為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
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婺之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財以為病
死公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張省四
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
法衆皆大驚且稱快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
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
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嬴至數百
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
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 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

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袁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荆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適大侵公躬履山硐以拯其饑靡憚勤苦
江陵沔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
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 陻南湖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爲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
接人以爲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爲憂
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爲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
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洞蠻徭獠
往來民間人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薙其草樹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爭一不愜意輒起而相讎公大治學舍作鐏爵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土殊少民多艱食時方貯職田米千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列利於賤糴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粮石加五斗公始平其槩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住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塗使客往來食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北湖龍泉塘流盃池俱官產募民蓺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磨俏麥為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廚傳既豐民亦少蘇三

川貫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闔郡留公覩其纏於客土謀疏導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令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爲豪家所抇者吏莫敢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爲盜者已傅致成獄公愀然曰父於子而論爲盜既已虧恩況未必有其實乎乃親鞫之果得眞盜而其父子如初郴州茶陵富民葉時中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尸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諉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饑去杭幾二千

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乘加罪於公我輩當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買金視人戶貲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鈎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已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玉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咸訝公不用公文庭玉曰總管寧不知此顧其事涉衆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廼公之出立局籍民數多或徵其十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 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兩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以名聞鄱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户亦㧞為已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絶之人懷公恵共立石以頌美焉里正主首
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悉取具於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
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
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呌囂隳突之患
餘干州以經理田粮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賊至十
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都君將梅鋗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貲買芰
芡魚鱉之屬納其中取孳息以給使客之廚傳公之為郡所至
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

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擧之而公以内憂去郡民生爲立祠而以麥禾之瑞鐫于祠記之石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亭竈户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譎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塲驗其物力之高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遣僉官汙吏掊克之餘人户所獲無幾公始建白擇有司官詣塲給散以絶其蠹弊取草於沙塗以爲薪者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蠲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塲視令丞如奴隷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煮盜販之鹽亦出

於官塲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督責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姦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薦公材任閫帥未報而臺臣 奏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已任俄陞中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五千畝閘壞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接境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愍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使勿因事以結仇縱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閩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某年謀擇人極其選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賚襲衣
法酒至吳中諭 上旨起公於家公涖事伊始參酌前所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爲創通州狼山港引海水入楊州漕河以通江
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眞州硃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住
煎鹽十萬引而以沉滯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
精繖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閔公之老 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公感 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覬少蘇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還吳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　氏子男八人長曰畛以公蔭當補官未命次曰畯已卒曰畦以國學生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曰昀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昕曰畋曰畸亦卒曰晼女三人適周　殷　鄧　孫男七人祐祺禎禧禮禋猗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旣失所怙羇孤萬里執子亦先友燕石丞公楠一見知爲令器深加奬掖而策勵之年幾弱冠爲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閭典名藩承宣撫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而公才諝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柄風紀一司尤

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於設施

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顧遇益隆人方徯公盡攄㮰蘊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欵欵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所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慤之先人凡公所逮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畢夜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廪祿多以周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奩田悉責以自給公髫齓時留京師聞會齋許公以道學淑後進即知敬慕故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宴息之室曰本齋云所為詩清醇而不事纖麗有小山堂藁三卷藏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渭入候安否

公頷謂潛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潛對曰公年未及謝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旦夕且勿藥矣公頷之而不復言公之薨也潛方縻於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哀以辭用存掛劍之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潛雖庸陋衰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

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逮乎忠愍捐軀徇國遘玆鞫訩銜哀籲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夜寐罔敢不力乃佐郷郡乃居閭垣爰宅乃牧来旬来宣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煑夫亦王事繡衣荀蕭弗究厥施靖共正直貽受王知乃隮政路參秉鈞軸坐鎮南邦暫淹外服

上方仄席廡遄公歸逵獻未告喪其耆龜史氏庀文考次功伐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

皇朝為灤陽令回家焉祖毅以　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為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毋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弃去游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改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請復宣慰司使

回併公驛聞中書　奏可之揚為會府歲所需藁秸阻於肺埭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臯諸州縣水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爲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民力以紓驍社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絶而禾稼灾公先事爲脩脩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撥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爲至大元年秋還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劵聞官報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檝不通民疲於輸粮

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乎必循舊法遣牌為信民以不擾有鬬爭悉送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誘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及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達路有廢必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

祖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閲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
者使墾種之有　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
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
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
延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
是
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遣有
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躐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
任親地密屢諸學士上彼何脩而得此將何以賛書命待顧問
乎同列祖視喋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　上初不以為
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
其奸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徑去群憸曰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

不實名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

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官爲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内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葬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野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爲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眞君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

墓隧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照磨官劉
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衎所為狀俾溍序次而為之銘溍竊觀
公在
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摭狀所述序其行
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
蓋將以明
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淦陽縣君與國忠敬公
之孫人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
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蔭入官由永嘉縣主簿
辟江浙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馮
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膺殊遇

既疇氏庸遂踐　朝著來居
帝旁耳目之司權奸擊疆脫略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
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嘉歎式遄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
斂避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繄
帝之德　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
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亢百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貽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
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
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
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
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
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齠齓時已屹然有
巨人之志不屑與群兒狎長益純愨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
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
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脩辭論辨公甫十歲怗怗聽受無倦自
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群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
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竟
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
以復完為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
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
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書公
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

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若以介直之資与世寡諧倘得讀文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顧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殁哀毁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挾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疏屬猶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静以處变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尔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鈎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以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与汝償之已而

果得真盜又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強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隲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声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稾藏於家公之塟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嶴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閫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潛以銘為屬溍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旦旦練習臺

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爲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爲宋三百年文獻所有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　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溍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　天廷贊于筆削作爲一經公則已逝日吾其寧有謹其藏有狀以興惟文有家貽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

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曾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
焉曾祖諱溟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
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堅
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
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
於常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
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府判官公拜
命即辭不赴閻公復為翰長徐公琰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
老慎許可或奉公可直詞林或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
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
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衎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亹亹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酬嬉於水光山色間析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火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橚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籌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萊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閩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昇孫後次汶蚤卒次泌為季父曼孫後次浩女三人長適奉訓大夫　等處海運副千戶孟本封烏程

縣君巳卒次適大中大夫南安路總管渴祖封平昌郡夫人
次適婁璧宋參知政事機之孫也孫男三人栻杓與權女二人
適閔惟德陸徑龍曾孫男三人玄齡玄寶玄煇女一人初趙恭
人塋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京老等以其年十二
月某日奉公柩合塋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鍾愛
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
墓旁祔葬焉公與溍之先人生同歲溍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礼
而公讓不肯當以溍為忘年友父次子池緣疇昔之雅故致書
及狀來徵銘於溍謹俗著狀所述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
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愧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
昭示予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恂 苜之王孫際

今興運其惟
帝臣有命自
天公拜稽首礼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
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
終有銘幽墟昆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出處發其幽
潛式示來古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暨字对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
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
忠烈而下皆僑寓于杭因著籍焉曾大父諱沆承直郎大父諱
杓忠翊郎父諱炳承節郎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
母克盡子道毋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

然也君生於華膴而未嘗習為豪侈自奉甚簡薄無異韋布之
士讀書不徒挹其膏馥以為資身取寵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取宋唆都右轄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于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
燬于火結廬取足芘風雨率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種蒔栽竹
成陰而蔬茹果蓏分畦就列奇卉珍木有華無實者悉命去之
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問貧富貴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
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滿獻酬咏歌以為樂而忘
其老晚益康彊人謂必登上壽屬疾僅浹旬而遂不可為以至
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
祔葬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承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鄜武
僖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葬焉武僖与忠烈並稱四

將者也子男一人曰鎰孫男二人耿暐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之塋也鎰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顯融於時者固有之其奉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榮弗居深自韜晦無所見於設施後之人乃能汲汲焉圖其不朽如此殁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乎富貴用能保其故家而為全人於 聖世揭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爾嗣人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宗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二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

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烱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溍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
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实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
族自永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機
為君曾祖不耀於時貢士瑩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于私史
祖惠父顒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今諱
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孝子作守蒲陽
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
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
檜曹之末至豳而終否泰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為雅頌
孔子之衰周公不夢哦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
小戎駟鐵風槩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怖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

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
鄉鄰有訟以質於君忿鬩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
洎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畫義倉悉君任之
郡民新附人或獻計請括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
家無主操積負山丘符移趣辦吏孛齊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
舍北一里大山崇二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
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振私槖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
瘞其死者用浮屠法譸言不驚人見怗二君處親舊有范子恩
下逮輿隸莫不許二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徑尺
君弟若才與君齊名並薦丁卿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
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窮
君娶于翟子泰早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

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
鼎以公故補官迪功準遣泉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
從君避兵爲游卒得卒欲剸君以身蔽焉卒躄而止竟獲兩全
其女有三婿曰王牧程萃黃確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
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季
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以沒
豐貌慗容猶記怳彿坐南窓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
毋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懵莫知
先人以告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撰
杜甫之沒餘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闒茸不自底厲
孳孳道路與嗣業類輙援前比乞爲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
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滑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

庸掇其語播於聲詩為言則俚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永貴幽室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